目　　录

冯玉祥将军来威远进行抗日宣传的见闻纪要
……王森高（1）

天宝大元帅刘香廷领导农民和矿工武装起义述略
……龙彻渊（8）

辛亥荣威保路同志会杀锄威远县“知县”徐昭益始末
……刘宗禄　黄宗扬（13）

韩秉炀烈士事略
……黄宗扬　龙彻渊　唐发祥（19）

纪念胡驭垓烈士殉国七十周年
……胡一哉（德辉）（24）

周岸登教授事略
……林荫修　郝作朝　周怀笛（28）

解放前威远河水运情况纪要
……黄崇哲　周恒久（38）

威远县陶瓷工业发展史略
……刘述恒　林树葵
威远县瓷厂办公室（44）

解放前威远县县以下行政区划述略
……黄崇哲（64）

辛亥革命以后威远县县以下地方组织的演变及
其活动的见闻
……陈　直（67）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解放前威远县城区哥老会的组织与活动
……陈　直（73）
威远县“辅仁学会”兴废史纪要
……雷启云　刘培相（77）
威远县“西街派”与“南街派”的形成及其消亡
……周怀笛（85）
余厚钦在威远县竞选“国大代表”的内幕一瞥
……杨绍卿（90）

冯玉祥将军
来威远进行抗日宣传的见闻纪要

王森高

一九四四年十一月十二日，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冯玉祥将军偕同夫人李德全女士率领随从人员，从自贡乘专车来到威远县进行抗日募捐，历时四天。当时我是威远中学的学生，参与了欢迎冯玉祥将军和冯玉祥将军举行的招待抗日烈军属的宴会的服务工作。那时，全县人民群众以及各界人士，为了支援前方抗日，踊跃输捐，以实际行动响应了冯玉祥将军提出的“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打倒日本，还我河山”的抗日主张。冯玉祥将军以中华民族大义为重，以抗日救亡为己任，深入基层接近群众的作风给威远县人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冯玉祥将军要来威远抗日募捐的消息，风快地传遍了城乡内外，全县工农兵学商各界都积极准备迎接冯玉祥将军的到来。十一月十二日早上，全城张灯结彩，鼓乐喧天，广贴标语象过节日一样，热闹非凡，威远县立中学校、威远县立女子乡村简易师范学校、威远县立小学校的师生员工，威远工商界等各界人士，城市居民，城关附近农民群众，国民党县级党政人员以及“国民兵团”的队伍，举着横标，举着旗帜，敲锣打鼓，陆续汇集到西门外广场上等候。九点钟左右，几辆摩托和吉普车鸣笛数声，缓缓地驶到广场边沿的公

路上，广场上顿时响起了鞭炮声和锣鼓声。接着几辆流线型小轿车驶入广场（今威远县瓷厂和威远旅馆的范围内），径到检阅台前停车，县长黄达夫急趋车前迎接，冯玉祥将军健步登上主席台，县妇女会长欧阳汝清陪同冯夫人李德全缓步走上台去。其余随从人员有的上台，有的立候在两侧。当冯玉祥将军出现在台上时，全场掌声雷动，口号齐呼，锣鼓齐鸣。几分钟后，举行欢迎仪式。黄达夫致欢迎词，表达了对冯玉祥将军的钦敬，表示了全县人民的热烈欢迎。然后冯玉祥将军讲话。

冯玉祥将军走到讲话桌前。他身材魁伟，浓眉大眼，下颌方正，衣着十分朴素，头上戴顶八角形军帽，军服外面罩一件普通的蓝布棉军服，腰束皮带，斜挂一把佩剑，显得既威武又朴素。场上又响起一片掌声，冯玉祥将军举起右臂，连连挥手表示感谢。他敞开洪钟般的嗓音向大家说道："我冯玉祥这次来威远，首先向全县的父老、兄弟、姐妹们问好！（场上热烈鼓掌）。目前，我们伟大的民族正处在生死存亡的关头，日本帝国主义强占了我国东三省和华北、华东、华南大片土地，沦陷区的同胞正处在水深火热之中，在日本强盗的铁蹄蹂躏下，过着牛马不如的悲惨生活。老人被屠杀，妇女遭践踏，小孩失去了爹妈，田地荒芜，哀鸿遍野。面对日本强盗的侵略，每一个有血性的中华儿女，能无动于衷吗！？日本强盗欠下的这笔血债，我们一定要他加倍偿还。我炎黄子孙从来是不屈服的，具有团结御侮的光荣传统。地不分南北东西，人无论男女老幼，只要团结一致，军民一心，胜利一定属于我们！日本鬼子一定要从中国的领土上滚回东洋去！"场上群情激奋，响起了"打倒日本帝国主

义！”“保卫家乡！”“保卫祖国！”“血债要用血来还”“为沦陷区人民报仇！”的口号。冯玉祥将军挥手示意，接着说：“同胞们，目前，前方战士正在冰天雪地之中，冒着敌人的炮火浴血奋战，不怕牺牲，英勇杀敌。我们后方的人民大众一定要为抗日做出贡献，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历史的责任已经落在我们的肩上，我冯玉祥愿和全国一切抗日力量合作，为复兴民族，洗雪国耻，不惜牺牲自己的一切。”场上又一次响起了口号声：“拥护冯副委员长的抗日主张！”“团结起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冯玉祥将军接着说：“本人这次来威远，一是慰劳抗日出征军人家属。二是送抗日阵亡将士的‘神主牌’入忠烈祠。三是为前方将士募捐。望全县父老兄弟姐妹，有钱出钱，有力出力，踊跃应征，踊跃捐款，为复兴民族打败日本强盗贡献力量。”当冯玉祥将军讲到当兵打仗并不可怕时，他用了一个通俗的比喻来说明这个道理。他说，“我冯玉祥是个行伍出身的军人，十几岁就入伍当兵，打了不少的仗，带过多年的兵，并没有被打死，现在还活得很好。我在当连长的时候，曾经带领全连人马宿营在一座林盘里。这座林盘树木茂密，一到傍晚，树上栖息的白鹭群就归林了。那么多的白鹭遍地拉屎，并没有一点落在士兵的身上。当兵打仗也一样嘛，战场上的枪弹总没有白鹭的屎多吧，怎么会轻易就打着了呢？所以我说当兵打日本是光荣的，并不可怕。有首歌不是说过吗，‘好男要当兵，好铁才打钉，当兵打日本，大家一条心……！’战士们在前方抗日，后方要做好抗日将士家属的优抚工作，使将士们放心大胆地打日本。同胞们，团结起来共同抗日，为挽救中华民族危亡，奋斗抵抗！”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冯玉祥将军讲话完了，夫人李德全女士讲话。她号召妇女界争取男女平等，争取自由解放，为抗日救国贡献力量。然后由各界代表发言。威远县立乡村女子师范学校附属初中班第四班的学生陈友容代表青年学生讲话，她慷慨陈词，心情激动，表示拥护抗日，表示青年学生要发愤读书，积极投入抗日救亡工作，为抗日募捐尽力。商会会长颜怀西代表商界人士讲话，表示愿为抗日救国出力。最后由出征军人家属代表周永祥，（其绰号是周羊子，人都称他叫“周羊子”）讲话，他先讲了抗日救国人人有责，年轻人当兵打日本是应该的，表示拥护冯副委员长的号召，然后道出出征军人家属的种种苦楚，声泪俱下，广场上一片寂静。最后他说：“冯副委员长，我把儿子送去当兵打日本去了，我一家生活没得着落，你老人家要照看啊！”冯玉祥将军点了点头，对周永祥安抚了一番，并向他握手致意。第一天欢迎仪式和动员大会在军号鼓乐声中结束了。接着十一月十三日冯玉祥将军在“县国民兵团”（城隍庙）内设宴招待城区附近的抗日出征军人家属和烈属，进行慰劳。一切准备工作由“县国民兵团”负责安排，另从“威中”和“威女师校”抽调了二十多名男女学生担任招待员，接待出席的抗日军属和烈属。上午十一时左右，冯玉祥将军和夫人李德全女士在随从人员陪同下，先到了会场。他巡视了一下会场和筵席的准备情况，嘱附招待员们要热情地招待客人。不久，被邀出席的军属和烈属陆陆续续到场了。有白发苍苍的老人，有携儿带女的妇女，也有一些年轻的男女（他们是出征军人或抗日阵亡将士的弟妹）。客人们大都衣着褴褛，面带菜色。在引导人的带领下互相礼让地入了席。这时，招待员们忙不停地端茶倒水和拧

送洗脸帕，一切都做得有条不紊。开席前，冯玉祥将军随和不拘地陪同一些老年军属烈属拉了一阵子家常话。宴会开始，冯玉祥将军端着酒杯，站在会场中高声地说："诸位父老兄弟姐妹，大家好！你们把亲人送到部队里当兵打仗，为抗日救亡作出了很大的贡献，我冯玉祥在此向你们表示感谢，表示慰问。"席上响起了一阵掌声，老人们不停地点头，互相轻声交谈，年青的妇女眼含热泪，凝神屏息地端坐静听。冯玉祥将军举起酒杯庄严地说："这第一杯酒，首先让我们向前方抗日阵亡将士致哀。"说完，全体起立，冯将军将酒浇在地上，表示哀悼。然后举起第二杯酒，环视了周围说道："乡亲们，同胞们，为抗战胜利，大家共同干一杯吧。"冯玉祥将军这样地慷慨陈词，使在座的人深受感动，纷纷端起酒杯表示感谢。

这次酒宴很别致，跟一般豪门的华贵筵席迥然不同。六人一桌，每人一大碗白米干饭，饭上面两个煮熟了的剥了壳的鸡蛋。中间一大碗白酒，一大盆汤肉，几大盘炒菜，吃饭时，冯玉祥将军亲自入席同一位鬓发斑白、衣服褴褛的老人坐在一起，劝酒敬菜。这样的宴会、这样的场面，特别冯玉祥将军平易近人，亲自出面慰问的作风，使在场的工作人员和观看的群众很受感动。宴会终了，冯玉祥将军亲自送走了客人后才离开会场。

十一月十四日，冯玉祥将军在西门外广场举行了敬送抗日阵亡将士"神主牌"的二万多人的群众大会。"忠烈祠"建在武庙后殿，祠前门上贴有冯玉祥将军亲笔在黄纸上写的"忠烈祠"三个大字。木制抗日阵亡的将士"神主牌"，牌位上写有抗日阵亡将士的姓名，先放置于用三个柏树枝枝扎

成的亭子里。在大会对抗日阵亡将士举行了默哀仪式后，由军乐队、民乐队、学生队、县级各机关团体的人员奉送牌位去“忠烈祠”，在牌位经过的街道，家家户户都陈设香案，点烛燃香，鸣放鞭炮，以示敬意。牌位陈设于“忠烈祠”的祭坛后，冯玉祥将军又在祭台前主祭进行了祭祀仪式。抗日阵亡空军人员袁芳炳的大哥袁伟代表他父亲袁玉珊致词表示感谢。会后，“县长”兼“县优待委员会主任委员”黄达夫和“秘书”钟尚春还遵照冯玉祥将军的指示分头带领工作人员和学生队给每一位抗日阵亡烈士家属送了米、肉、棉花、蔬菜和一些日用品。

十一月十五日，冯玉祥将军即在前三天的工作基础上，召开了捐献和报名应征的群众大会，广场上和两天前的盛会一样隆重，鼓乐喧天，旗帜飘扬。大会开始，黄达夫站在讲话桌前双手捧着一个由冯玉祥将军亲笔题写“还我河山”四字、由威远县永盛瓷厂特制的碎瓷花瓶，高举过头向到会群众宣称：“这是冯副委员长亲笔题词，赠送给我们威远县人民的纪念品，我们要以‘还我河山’为目标互相勉励，努力奋斗，抗战到底，收复失地！今天是我们全县民众为抗日效劳，捐献出力的誓师大会，希望大家踊跃捐献，踊跃报名应征。”接着冯玉祥将军作了简短的动员讲话以后，城区各行业商团的代表人士，以及各乡镇的“乡（镇）长”纷纷上台自报各自捐献黄金、白银、现钞实物等的数字和姓名。原来，县商会会长颜怀西是不愿献金并且劝别人也不献金的。他听了冯玉祥将军的讲话后，很受感动，泪流满面，甚至泪水流下湿透了胸怀的衣裳而带头进行了捐献。结果，那次在威远捐献的黄金、白银和现钞合计为二千万元，布鞋一万

双。然后是青年报名应征，在群情激昂的热烈气氛中，许多青年学生纷纷上台签名应征。这是冯玉祥将军在威远参与民众活动的最后一次集会。

冯玉祥将军来威远进行抗日募捐，时间虽然总共只有四天，但意义重大，影响深远，值永志不忘。

一九八三年四月十日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天宝大元帅刘香廷
领导农民和矿工武装起义述略

龙　勃　渊

刘香廷（又名刘本基），威远县新智乡石碓窝（今荣胜公社杉树七队）人，出身于农民家庭。娶妻周氏，生有三子。大儿刘勉斋，又名刘自勉；二儿刘福安，又名刘自齐；三儿刘元彬，又名刘自忍。刘香廷青少年时期当过农民、矿工，对清朝统治阶级深恶痛绝。壮年时期当过“甲长”，并组织“大成会”（哥老会的一个流派），参加人员多为农民和矿工。他先后开了七十二个“码头”拥有会员约二、三千人。刘香廷衣着朴素，平易近人，急公好义，对农民、矿工等贫民甚热爱，对行乞的可怜人也以礼相待。也常为群众鸣不平，深得群众拥护。他曾说：“不管走到哪里，只要喊声‘恭喜发财’，别人送给我的叶子烟，就可以摆个小小的烟摊子。”可见，刘香廷是一个深孚众望的出色人物。

首起反对“钉门牌”　愤怒焚烧李家幽

宣统元年（一九零九年）清王朝为了加强其封建统治，制止孙中山先生领导的民主革命运动的发展，限制革命志士的行动，规定要清查户口，核“钉门牌”。“门牌”长六寸，宽四寸，上面写明户主及其成员的姓名、籍贯、性别、年龄、职业，以便其地方组织能随时清查核对。当时，刘香

廷是“甲长”，坚决反对“钉门牌”，他向群众宣传鼓动说：“如果钉了门牌，会人死猪遭瘟”。以此发动群众一同起来反对“钉门牌”的暴政。对于此事，清廷所派的威远县知县徐昭益曾责难在乡的“秀才”刘宾贤（法政专科学校毕业生）支持此事。刘宾贤不服，曾上告至“四川省总督衙门”。“四川总督”赵尔丰曾批示：“本督部堂按察治民，刘宾贤乃一介书生，颇知法理，焉能作此违法犯上之事”。

李家凼是刘氏家族的老房子，是地主豪绅的集中地。家住那里的刘辑熙（外号人称尿胖子），是个“秀才”，为新智乡的“总保”，掌握了新智乡的大权。他从威远领回的“门牌”都放在他的老房子内。

刘香廷与刘辑熙虽属同宗，但以阶级不同而有不同的政治主张，刘香廷曾对刘辑熙说：“你们穿靴子的（指地主官僚）坐得轿子，我们穿草鞋的（指工农）还是坐得轿子”。由于穷富和统治与被统治者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化，至一九零九年农历八月十五日，就爆发了由刘香廷领导农民和矿工起来火烧“门牌”的事件。

八月十五日清晨，四处梆声齐鸣，户传户、人传人，每家出壮年男丁一人，到石碓窝刘香廷家集合，然后，在刘香廷的领导下，齐奔李家凼，叫总保刘辑熙交出“门牌”。刘辑熙闻风潜逃。刘香廷命人找出“门牌”，全部搬至地坝中烧毁。有的群众仇恨刘辑熙的恶霸作风，遂将他家的桌椅板凳搬出一并焚烧。火大风猛，风助火势，霎时火光冲天，群众欢腾，李家凼刘氏家族的老房子全部变成灰烬，统治新智乡百多年的刘氏封建堡垒，在群众的欢声中被摧毁了。清王朝强化封建统治，核“钉门牌”，企图控制革命同志的革命活

动的幻想被打破了。

揭竿起义杀败类　率众反清又反帝

刘香廷率众火烧“门牌”和李家幽刘氏家族老房子后，担心清王朝官府追究责任，株连九族。遂与大儿子刘勉斋，二儿子刘福安及一些亲信商议对策。众人齐声回答：“事已如此，只有起义！”刘香廷说：“要起义，必须杀一个人来祭旗，找个有谋略的人来做军师，找几个读书人来当文书写文告。”商议结果，决定揭竿起义，杀刘文森祭旗，请刘宾贤作军师，请中医老师巫广安和私塾老师王辉成作文书。

因为刘文森对母亲极不孝敬，偷卖母亲的寿衣，杀鸡不给母亲吃，却拿到岩洞内炖给妍头吃！刘文森又是基督教徒，平常以教欺人，是帝国主义的忠实走狗。以此，刘香廷确认刘文森是个不忠不孝、大逆不道的败类和家族的不孝子孙，应该杀以祭旗。刘香廷即派二人将刘文森从家里叫出来杀于途中割下首级，并将其首级提去放置在桥板沟“仁和厂”老板大铁商何福泰家的神龛上，迫使何福泰家出钱出粮支持起义。事后随即敲梆、鸣锣、放炮、祭旗，举行起义，刘香廷自称“天宝大元帅”，长子、二儿子为将军，刘宾贤为军师，巫广安、王辉成为文书。刘香廷命巫广安写出起义文告，这些文告贴到新智乡（兴隆场）、新义乡（新场）、新礼乡（连介场）、和资中铁佛场、罗泉镇等地，号召大家起来反对清王朝核“钉门牌”，清查户口；反对帝国主义布教传道，欺压黎民。各地农民、矿工就纷纷起来响应，从四面八方赶来参加起义队伍。约定愿参加者，就向箩筐内投掷小钱一枚。结果小钱装满了两箩筐，参加起义的很快就达到

了三千人左右。起义以后，胆小怕事的刘宾贤曾因涉嫌“门牌”事件，尚心有余悸，刘香廷请他作军师，恐株连老幼，遭到灭门之祸，执意不干。刘香廷便要提刀杀他。刘宾贤跪在刘香廷之妻刘周氏面前，再三哀告，刘周氏才保刘宾贤不死，但刘香廷还是坚持要刘宾贤作军师，命人用轿子抬着刘宾贤行军。至刘香廷去打资中罗泉镇“盐务所盐官”时，刘宾贤就乘机逃回了老家。私塾老师王辉成和中医老师巫广安不愿起义，也乘机逃走了。

盲目行军遇狙击　一战即溃遭杀身

刘香廷在以天宝大元帅的名义率众起义以后，不能具体分析当时革命形势，决定正确的行动方针，由于受到迷信思想的束缚，反而依赖求神问卦来确定行动方向。卦辞说：“大利北方、不利南方”，他就率众往北方进攻。其实，当时南方的自流井、贡井就有不少盐工和农民准备前来接应刘香廷共同起义。刘香廷不向有群众接应的南方进攻，而只是率队来回在威远、资中两县之间的几个乡镇徘徊。初打新义乡的福音堂，烧其桌凳后，又回师进攻罗泉镇，打罗泉镇的福音堂和盐务所，捕捉并吊打“盐官”。之后，又迂回至铁佛场高粱山，被清朝驻资中的巡防军所狙击。在这一场遭遇战中，起义军虽众达数千，但系仓卒组合又未经过严格的军事训练，加以所用武器又是梭镖、大刀、鸟枪等落后武器，刘香廷又缺乏指挥才能。于是，他率领的起义军一战即溃。大部分起义群众就各自离队，刘香廷也独自一人奔仁寿县亲友家住下，后被清军捕获，押解到成都监禁。经过清朝的官府审讯，并摄下头顶盔、身穿甲的像片后，被杀于成都。刘香

廷的长子刘勉斋、二儿子刘福安经荣县、五通桥辗转奔往云南，并在云南安家落户。后来他们曾写信给其三弟刘元彬，刘元彬也曾去云南寻找，终因住地不详，未能找到。

刘香廷起义失败，清王朝曾没收刘香廷家四石土地和住房。香廷的三儿子刘元彬当时只有十二岁左右，未参加起义，以后当矿工，三十七岁时，因贫困无以为生而病死，遗有五子，现存三个。

辛亥荣威保路同志会
杀锄威远县“知县”徐昭益始末

刘宗禄　　黄宗扬

清宣统三年（一九一〇年），清政府派徐昭益接替德寿为威远县“知县”。德寿是满族，人称“德官”；徐昭益是汉族，人称“徐官”。这个称谓，当时的含义是庄谐兼半、褒贬并存。

徐昭益到职之后，即与威远县的豪绅等互相勾结，欺压人民群众。当时县人对之深感厌恶，很快传着“三岁孩童徐昭益，一品夫人陈藻凡”的嘲讽谑语。

清宣统三年（一九一一年）六月十七日（农历五月二十一日），四川保路同志会成立，群众推举同盟会会员、威远县界牌四合堡人胡驭垓为嘉定（今乐山）府所属七县的评议长。九月，清政府派督办粤汉、川汉铁路大臣端方率领湖北新军到四川镇压保路运动。至四川总督赵尔丰将四川保路同志会领导人蒲殿俊、罗纶、颜楷、张澜、邓孝可等诱捕入狱后，胡驭垓遂星夜赶回威远，建立民军，并带兵进攻成都，助赵尔丰率领的清兵作战，因兵力单薄和武器过差，未能取胜，便与四川保路同志军东路全军统领秦载赓（华阳人）、王天杰（荣县人、同盟会员）等商议改变策略，分兵进攻各主、县。及至攻下荣县后，就与吴玉章（荣县人、同盟会员）、王天杰等于九月七日在荣县城内召集各界开会，由

吴玉章发表演说，宣布荣县独立。胡驭垓当时为行军总参谋。

那时，威远县各路保路同志军响应四川保路同志会的号召，以保路为中心展开对清政府的武装斗争。一九一一年阴历九月初，新场地区的保路同志军成立后，在杨绍南统率下，声势浩大，发展很快。徐昭益闻讯，便气势汹汹地偕同“把总”率领县内警兵、堂勇等向新场进发，妄图镇压和驱散新场地区的保路同志军。他带领的人马经一天的六十二华里的奔驰后，夜间扎营于老场街上的“关帝庙”和“五和堂”，企图进一步对杨绍南组织的保路同志军的情况侦察清楚后，再行“进剿”。

杨绍南得知徐昭益的图谋和动向后，立即率领全军急驰老场以北约一华里的瓦窑坪台田一线摆开阵势，架起劈山大炮、罐子炮，瞄准老场“关帝庙”和“五和堂”等高房大屋，准备轰击前来进犯的警兵。入夜以后，杨绍南下令开炮猛轰老场“关帝庙”和“五和堂”。顿时打得老场屋瓦横飞，遍街大乱。徐昭益及“把总”等头目正跪宴方开，在惊惶失措之中拔腿就跑。徐昭益于奔逃中丢弃了所乘轿子，连所穿的靴子也跑掉一只落于老场附近的水沟里。杨绍南乘胜鏖师，追击数里后，凯旋回归新场营地。

徐昭益在老场溃败后贼心不死，又在威远城内纠集几乡团队出发，经由山王场、兴隆场向新场的背面进攻。杨绍南派人侦得徐昭益的动向，即遴选精壮人员，快速进军，翻越鸡公岭，抢先占领新场东北面二十华里的牛王庙高地，筑好工事，架好枪炮，以高屋建瓴之势控制对面灯杆山来路，迎击徐昭益的来犯。当日，天有微雨，杨绍南军早有准备，用

瓦复盖枪炮火门，以免雨湿火药。当徐昭益所率清兵的旗影出现在对面灯杆山上时，即点火发炮。由于杨绍南事先布置炮手以诱敌深入法打击敌人，第一次点火时，只用少许火药放在瓦片上点燃冒出了烟子，没有把炮打响。徐昭益所部以为杨军炮药淋湿，不能打响，就得意忘形地急吹进军号，并枪声大作，蜂拥而上。杨绍南遂令全军沉着迎击，至徐昭益所部密集跑到牛王庙高地前的一小坪内时，杨绍南始下令对准来犯之敌点燃大炮，立即打倒一大群清兵。徐昭益所部虽一再挣扎反扑，仍被杨军打退，未能前进一步。徐昭益在其所部被打死九人打伤多人后，只得率领残部向县城溃退。

杨绍南统率的新场地区保路同志军在瓦窑坪和牛王庙的两次战斗中，打败了徐昭益所部的进犯后，便乘胜进军，直抵县城与胡驭垓率领的保路同志军会师，准备攻打县城。

一九一一年九月十一日，胡驭垓奉王天杰命令，率领四川保路同志军二千多人，会同杨绍南、唐林瑞率领的新场地区保路同志军、甘东山率领的山王地区保路同志军、晏锡三率领的镇西地区保路同志军、倪福兴率领的城区保路同志军、兰水三率领的盐井溪保路同志军等威远县各路同志军共一万多人，一举攻下威远县城，成立军政府，宣布威远独立。群众推选董伯和为正军政长，胡驭垓为副军政长。

正当此时，徐昭益见清政府在威远县的力量已被保路同志军彻底打垮，为避免保路同志军对他的惩罚，遂在威远军政府成立的当夜，潜至北街劣绅郭华阳家躲藏，保路同志军连夜搜寻三次未获。郭华阳心怀惊惧，就向徐昭益说明情势紧张，要徐昭益于翌日晨改装，出“趣园”后门，沿城墙边下去，出东门逃跑。因当时威远军政府下令，城区治安情况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